

【人生随想】

## 世间的米饭

□李 晓

水稻,据传在中国已有1万多年的种植历史。在黄河、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,曾发现有稻谷壳与炭化的稻谷凝块,那是古人最早栽植的水稻遗物。

一粒来到世间的大米,经由大地的孕育,身带日月赐予的精华,奔腾着芸芸众生的万千气象。

柴火在土灶里燃得噼啪作响,那是一棵槐树的老疙瘩,它粉身碎骨的最后一次燃烧,是为铁锅里的猪油炒饭助力。这是我前不久回到村子,86岁的老婶娘特意给我做的猪油炒饭。

我坐在山梁上打量着村子,老婶娘家的青瓦房顶上还顽固地耸立着老烟囱,徐徐吐着白烟,那是一个村子的灵魂。

老婶娘对我说,侄儿啊,婶娘再给你做一碗猪油炒饭吧,我给你做一次就少一次了。她去屋后菜地里掐回葱、芫荽,在门前的山泉水里淘洗干净,切碎,再加生姜片,在大铁锅里为我炒饭。饭是用竹甑子蒸的,米粒晶莹,来自村里的稻田。柴火熊熊中,老婶娘抱出猪油罐,用锅铲捞出一块猪油,放入锅中,腾起的乳白油钻入鼻孔,打通肺腑,也瞬间唤醒了対过去岁月的回忆。老婶娘再把米饭倒入铁锅里,加入姜片、芫荽翻炒,起锅时撒入点点葱花,一碗令人食欲大振的猪油炒饭就完成了。

吃完一大碗炒饭,我对这个村子的眷恋更深了。食物,向来是发酵乡愁最敏感的酵母。

多年前的一个冬日,我带着家在县城的杨姑娘回乡。那时54岁的婶娘还体力旺盛,刚从屋后庄稼地里回来,她拍打着身上的尘土说:哎呀,乡下没啥好吃的,我给你们做猪油炒饭吧。杨姑娘吃了满满一大碗炒饭。离开婶娘家时,杨姑娘对我说:“你家这些乡下亲人,待人实实在在,你也要像他们一样待我啊。”我点点头。

在袅袅腾起的油烟中,我和杨已一同走过了32年的世俗烟火日子,其间有温柔缱绻,也有争吵嫌隙,有时感觉激情如炉火疲惫燃烧后的灰烬,但牵手走过的那些日子如猪油炒饭一样存放心底,它是我们油烟滚滚的日常里安卧心中的打底食物。想起在灯红酒绿、杯盘狼藉后,还有一碗猪油炒饭,在那时光凝固的老屋里静静等待,顿觉无比安心。

对这碗炒饭念念不忘的,还有我的老友秦先生。秦先生在北方一座都市安家多年,他常常在梦里咂着母亲做的一碗猪油炒饭,但母亲凝望人间亲人的眼睛,早已经化作了天上的星辰。有一年,秦先生回到故城,他靠在巷子里斑驳的老墙边跟我回忆说,那年他大学毕业以后准备在北方城市工作,回家来跟家人道别,母亲做了一大碗猪油炒饭,让他端到光线黯淡的小屋里去吃。他在小屋里吃着炒饭,门突然打开了,门外,呆立着正吮吸手指的三个弟弟妹妹。作为这个家里的大哥,他顿时心生愧疚,端过没吃完的炒饭,让三个弟弟妹妹挨个儿吃上几口。

一次,我陪秦先生的三个弟弟妹妹去火车站接他回故乡。保温杯里,是弟妹们为哥哥准备的猪油炒饭。刚从火车上下来的秦先生,面对着还冒着热气的油滋滋的炒饭,我看见他的眼眶里有清泪浮动。

眼前一碗猪油炒饭,心中一行飞鸿雪爪。大地上的这种生活,值得我深深托付。

北京回来的老沈,从机场直扑老家村子,到家后,他埋头一连吃了三大碗白米饭。老家山水中孕育的稻米,被老沈收入对故土思念的囊中。

一碗白米饭里,有着老沈心酸的记忆。在他小时候,想吃一碗白米饭,得赶上逢年过节或者村里办红白喜事。老沈回忆说,那时候白米饭里往往加了小麦、高粱、红薯、豆子等,是地地道道的粗粮饭。一碗纯粹的白米饭,平日是很难吃到的。

我和老沈一样,都是乡村长大的娃。小时候每到稻收季节,常常看到花白胡子的爷爷去稻田巡视。在早晨的阳光下,沉甸甸的稻子还挂着露水,红蜻蜓从稻田飞过,我看见爷爷伸出指头掐下几粒稻谷,在嘴里咬出“嘎嘣”一声响,喜悦地叫出来:“熟了,熟了!”稻子被大人们收割后,我和村里的娃娃们提着篮子,去拾那些没收割干净的稻穗。奶奶这时会在家土灶上为我蒸一罐白米饭,盖子揭开,白米饭还冒着热气,我便把一罐子饭狼吞虎咽地吃光了,一个饱嗝打响,满嘴都是米香。

成年以后,我在城里反刍岁月,在关于食物的记忆之中,对一碗白米饭的记忆是最深刻的。一粒大米,从春到秋,经历了风雨雷电,还有农人匍匐大地洒下的汗水,所以说一粒大米是有灵魂的食物,它是有渊源的。

前不久在城里遇见乡人阿娟,要不是她喊出我的乳名,我差点没认出她来,这是当年村子里那个水灵灵的阿娟吗?如今,她已做了外祖母,腰身如乡下结结实实的水桶。阿娟告诉我,她血压、血脂、血糖都高,为了努力减肥,已经很少吃白米饭了。

阿娟说起的白米饭,让我忆起难以忘怀的童年时代的一幕。阿娟的父亲当年在县城上班,每月供应粮食比较多。有一次,阿娟把父亲供应的地方粮票从家里“偷”了出来,悄悄塞给在山场里等着的我。那标着供应大米数量的地方粮票上,印着农民吆喝耕牛、背着喷雾器及工人头戴矿灯的图画。我把阿娟送的粮票给了父亲,却被父亲厉声批评。

我还想起阿娟对我的善意。天近黄昏,我在山道上等着阿娟,只见长辫子的阿娟从她家里一路小跑而来,长辫子在身后欢快跳跃。阿娟端来的,是家里刚蒸熟的白花花的大米饭。“快吃,快吃!”阿娟水汪汪的眼睛望着我,一对长睫毛像是浮在水上。一次写作文,题目是《我的理想》,阿娟沉思半晌,问我:“你的理想是什么?”我回答:“到城里工作,天天吃白米饭。”

我少年时代天天吃上白米饭的理想,当然早就实现了。我对一碗白米饭的感情,也在岁月里发酵成老酒,蒸腾弥漫着对故土、对大地、对农人、对粮食、对往事的深深感念。

(作者为中国散文协会会员,现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)

□钟 倩

英国小说家乔治·奥威尔说过:“我认为一个人只要能保有他孩提时代对树木、池鱼和蝴蝶的钟爱……那么他就更有可能创造一个安宁的、值得尊敬的未来。”读完张炜先生的新书《狐狸,半蹲半走》,我对这个观点更加深信不疑。作家与自然“不隔”,方能看见自我。书中,海边、小屋、外祖母、满眼好奇的少年,以及花虎、刺猬、黄鼬、狗獾等玩伴,作者用细腻而真挚的笔触勾勒出一幅瑰丽动人的星海林野自然长卷,把生机盎然的童年讲给大家听。

当下,老作家书写童年的作品大量涌现,不外乎三种类型:回望、抒情、寓言。张炜的作品介于回望与寓言之间,他以纯真之眼回望童年生活,以胶东半岛为圆心,用心捧出《少年与海》《寻找鱼王》《我的原野盛宴》《橘颂》等。然而,《狐狸,半蹲半走》不同于此前的作品,他以第一人称“我”娓娓道来,用一个又一个神秘的故事串联起全书,耐读、有趣,又意味深长,传递原初的感动和隽永的哲思,仿佛把读者一下带回童年时代,在记忆反刍中回味过往的爱与忧伤。

作者开篇即铺展开斑斓的童年画卷:夏夜星空、沙地、果园、偷果子的少年,一个奔跑的少年形象呼之欲出,使人不禁想到《去老万玉家》中的舒莞屏,一句“美少年总是要历险的”道出真谛。他频繁地运用少年形象,在于表征一种精神,向上的、昂扬的,甚至野蛮的,但野蛮不是粗野,而是强旺的原始力和创造力。“我会将记忆中的那些好时光拿出来与人分享,这对自己也是一次犒赏。我庆幸的是,自己也加入过草垛旁的一伙,也在狗吠中奔跑过,也曾拥有一片清朗的星空。”在张炜眼中,不断回望童年,深掘精神富矿,不管于重新遇见自我。而对原初的、激越的、美好的珍视与挽留,关乎精神层面的完整性和对话性,足可见他下了一番功夫。

我甚至觉得,书名中的“半蹲半走”并非单纯指向可爱的狐狸,同时还是对成人世界的一种精神重构——如果一个人忘记了从哪里出发,他与这个世界背道而驰,精神世界的缺钙与坍塌才是最致命的。因此,作者不惜笔墨写动物的细节,实际是在写人性景深,用外祖母的话说:“爱动物不是教出来的,是天生的。”

全书的草蛇灰线是“讲故事的人”。父亲在南山水利工地,回来一趟需要两天一夜的时间;母亲是园艺场临时工,从事嫁接果木劳作。平日,“我”与外祖母相依为命,通过外祖母、父母、牧羊人、丁场长、村里人、“干妈”等人的讲述,打开一扇精神视窗:奇幻的、险峻

的、好玩的、未知的,让新鲜的空气涌进来,异质性呈现比过去更彻底。而交换故事的条件是“零嘴儿”,野味组成的原野盛宴,成为一条独特的叙事线索:果酱、切糕、地瓜糖、无花果、酸梅汤、小鱼干……

“我们这一生,会一次次和动物朋友告别。”告别动物就是告别童年,作者从童年腹地跋涉而来,一次次深情回望“来时路”,愈发体味生命的艰困与文学的奥妙。他的语言干净、有力、温存,质朴如画,唯美如诗,律动如乐章。第一次看见大海,他写道:“大海的声音多种多样,如果是哗啦啦的大声,那就是大风天了。最不可思议的是另一种声音,它既不同于涨潮,也不是大风天的海浪,而是没法形容的闷声,就像一个巨大的石碾压过时发出的隆隆声。外祖母说:这是发海。”万物皆有声音,当网络的喧嚣覆盖人世,到哪里去倾听自然?声音里内蕴着一种久违的呼告:回归。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做林间的“朗读者”:喜鹊、斑鸠在草棵下歪头倾听,野兔自远处赶来,刺猬则一动不动,就连那只叫花虎的大狗也挺身侍卫,“朗读开始了,猫咪眯眼看我,狗把鼻头舔得锃亮……刺猬终于来了,踩得落叶沙沙响。”然而,“当我喘口气的时候,它们才开始议论起来,伸个懒腰,一阵交头接耳。我重新读书时不得不用更大的声音,它们也就安静下来。”

童年是生命的黄金,是让人一步三回头的精神原乡。大海、打船、“海癩”、“黑煞”、海边鱼把头;果园、大食堂、海棠果、葡萄园、护园老人;洼里镇、赶大集、小人书;西岚子、“摔窝窝”、认干妈、摘“狄谷佬”(春天的第一道美食)、鱼汤煎饼;外祖父、医生、白色礼帽、地窖、阁楼、大柴垛、《山海经》……细心的读者会发现,以上这些关键词在作者的长篇小说《去老万玉家》《河湾》《独药师》里都能找寻到确据,换句话说,每组关键词都不可或缺,乃是文学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作者之所以重新呈现,并非重复过往,而是一次全景式回望,以看清局部与历史细节,从中汲取精神的养分,这也从侧面证明,童年是常写常新的,童年是挖掘不尽的,精神的投入程度与思想的开阔程度成正比。

我由此顿悟:童年与心智有关,与年龄无关。就像《橘颂》里年过八旬的老文公,冬日将尽之时烹制槐花晚宴招待友人,他是多么富有与浪漫。

留住童年、回归本真,是永不过时的文学母题,也是身为作家耐住寂寞、开掘崭新天地的神圣使命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## 以纯真之眼回望童年